

說約
合參

四書正解

卷之六
論語學而

413
863
6

413
863
6

論語

史記世家曰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父叔

梁紇下沒反母顏氏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

歲十一月庚子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邑

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及長上聲為委去聲吏

料量去聲平去聲委吏本作季氏史索隱云一本作季吏與

孟子合今從之為司職吏畜許六反蕃息職見音周

禮牛人讀為櫟音特又餘式義與秋餘式同蓋繫養犧

牲之所此官即孟子所謂乘去聲田適周問禮於老子

禮記集說卷之六

花房仁大鄭氏書

既反而弟子益進昭公二十五年甲申孔子年
三十五而昭公奔齊魯亂於是適齊為高昭子
家臣以通乎景公有聞韶問政一事公欲封以尼
谿田晏嬰不可公惑之有季孟吾老之語孔子遂
行及乎魯定公元年壬辰孔子年四十三而季
氏強僭其臣陽虎作亂專政故孔子不仕而退
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九年庚子孔子年五十
一公山不狃以費音祕畔季氏召孔子欲往而卒
不行有答子路東周語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

年四方則之遂為司空又為大司寇十年辛丑
相去聲定公會齊侯于夾谷齊人歸魯侵地十
二年癸卯使仲由為季氏宰墮三許規反都收
其甲兵孟氏不肯墮成圍之不克十四年乙巳
孔子年五十六攝行相事誅少去聲正卯與去聲聞
國政三月魯國大治去聲齊人歸女樂以沮在日反
之季桓子受之郊又不致膳音煩俎於大夫孔子
行魯世家以此以上皆為十二年事適衛主於子路
妻兄顏濁鄒家孟子作顏譽由適陳過匡匡人

以為陽虎而拘之有顏淵後及文王既沒之語既

解還衛主遽伯玉家見南子有失于路及未見

好去德之語去適宋司馬桓魋徒問反欲殺之有

天生德語及微服過宋事又去適陳主司城貞子

家居三歲而反于衛靈公不能用有三年有成

之語晉趙氏家臣佛音肸許密反以中牟畔召

孔子孔子欲往亦不果有答子路堅白語反荷贊

過門事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反又主遽伯玉

家靈公問陳去聲不對而行復扶又反如陳據論

語則絕糧當在此時季桓子卒遺言謂康子必

召孔子其臣止之康子乃召冉求史記以論語

歸與平聲之歎為在此時又以孟子所記歎詞為王司城

貞子時語疑不然蓋謂孟所記本皆此一語語而所記

有與同耳孔子如蔡及葉舒游反有葉公問答子路不

對沮溺耦耕荷上聲蓑徒申反丈人等事史記云於是楚昭

王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而陳蔡大夫發徒圍之

故孔子絕糧於陳蔡之間有愠見音及告子貢一貫之

語按是時陳蔡臣服於楚若楚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

安敢圍之且據論語絕糧當在去衛如陳之時楚昭

王將以書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不可乃止史

記云書社地七百里恐無此理時則有接輿之歌又及

乎衛時靈公已卒衛君輒欲得孔子為政有

魯衛兄弟及答子貢夷齊子路正名之語而冉求為

季氏將去聲與齊戰有功康子乃召孔子而孔

子歸魯實哀公之十一年丁巳而孔子年六

十八矣有對哀公及康子語然魯終不能用孔

子孔子亦不求仕乃敘書傳禮記有杞宋

損益從周等語刪詩正樂有語去聲大音師及樂正之

語序易象繫象說卦文言有假我數年之語弟

子益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弟子顏

回最賢蚤死後唯曾參得傳孔子之道十四年庚申

魯西狩獲麟有其我知之歎孔子作春秋有知我

罪我等語論語請討陳恒事亦在是年明年辛酉子

路死於衛十六年壬戌四月巳丑孔子卒年七

十三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心喪三年而去

唯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孔子生鯉字伯魚先

去聲 卒伯魚生及

急音

字子思作中庸

子思學於曾

子而孟子受業于思之門人

何氏曰魯論語二十篇齊論語別有問王知道
凡二十一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古
論出孔子壁中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爲一篇
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
程子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其
書獨二子以子稱

程子曰讀論語有讀了全然無事者有讀了
後其中得一二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
者有讀了後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者

程子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
此等人讀了後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讀
程子曰頃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
讀之愈久但覺意味深長

四書大全說約合卷之六

祁昌穀天祚

丹陽吳荃蓀右彙輯

受業門人范掄俊升全校

汪繼堪子任

論語

學而第一

此為書之首篇故所記多務本之意乃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者之先務也凡十六章

學而章全旨

此章以為學之全功示人總以學字貫首節言學畢竟所以為己工夫全在時習上學能時習自然有得而悅自然朋來而樂自然不愠而為君子觀朱子總註自明○三句要于各上句之中將學字有朋字人不知字畧頓轉出兩而字下自字方覺下面數字有進步起得三不亦字也陳氏云學與明來人不知學者通有此境惟時習遠來不愠為難下悅樂君子正從此體味其妙想見其品三不亦字乎字正以學之妙境動人使之深思而自悟耳○饒雙峰曰此章重在第一節而第一句時習二字最重胡雲峰亦主此解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說悅

學之為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習鳥數飛也。學之不已如鳥數飛也。說喜意也。既學而又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說其進自不能已矣。程子曰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也。又曰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者在我故說。謝氏曰時習者無時而不習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齊立時習也。

參大全子曰人性皆善欲明天下之理以復其本性之善則必以學以已有所未知未能而效夫古聖賢之知者能者以求其知能也。然學之不熟則未見意趣何以能悅惟既學矣而又時時重復溫習其所知之理所能之事則其心與理相浹而所知益精身與事相安而所能益固從容于朝夕俯仰之中必有自得于心而不能已者不亦油然而悅懌雖芻豢之悅于口不足以喻其美者乎。析講學兼知行言所包甚廣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皆學之事勿忘勿助無少間斷便是時習之字指所學之事理言。

○明善謂明天下之理即大學格物致知之事復初謂全其本性之善即大學誠正修之事時習者無時不然也未知能而求其知能謂之學已知已能而為之不已謂之習。○說以學之有得于心者言吾心與禮義相浹浹故說朱子曰說便佳不得可見進在說後也。○問學是知習是行否曰知自有知底學自有知底習行自有行底學自有行底習。○學要時習習到熟後自然喜說不能自已令人所以便佳了只是不曾習不見得好。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樂音洛

朋同類也。自遠方來則近者可知。程子曰以善及人而信從者眾故可樂。又曰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合參然是學也能悅諸心亦能通天下之心者也。由是同類之朋凡有志於學者自遠方來亦將以我為先覺而學吾之所學習吾之所習焉則學足及人而信從者眾是所得不獨為一己之私而吾之所知彼亦知之吾之所能彼亦能之亦歡欣宣暢雖宮商相宜律呂諧和不足以方其樂乎。析講君子存心廣大已之有得亦欲人之皆得然信從者一

二亦未能慍吾之意至于信從者衆然後可樂○朋來是來學吾之所學習吾之所習也輔氏曰說是自知自能而悅樂是人皆知皆能而我與人同樂張南軒曰朋自遠來則已之善足以及人之善亦有以資已講習相資其樂孰尚焉樂此悅爲發舒也○存疑朋來之樂此見得聖人欲人同歸于善處當以孟子樂得英才而教育之來衆看

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慍紆問反

慍含怒意君子成德之名尹氏曰學在已知不知在人何慍之有程子曰雖樂及於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愚謂及人而樂者順而易不知而不慍者逆而難故惟成德者能之然德之所以成亦曰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不已焉耳○程子曰樂由悅而後得非樂不足以語君子○合參然是學也求爲可知不病人之不已知也苟所學在我而人不見知亦惟處之泰然累無纖芥不平之意是真見爲學是爲已當然之事與外人初不相關則其心純乎爲已而不求人知其學誠在于內而不願乎外不亦知明行至而爲成德之君子乎要之時習而悅得此學也朋來而樂公此學

也不慍而君子成此學也而皆得力於時習學者亦可知所從事矣

析講大全蔡氏曰不知不慍正是不厭不倦處方見時習不已與天同運非但不改其悅樂已也由不慍推出君子蓋至此方是學之成就處○學莫先于成已故以時習而悅先之其次其要于成物故朋來而樂次之然其歸在成德故又以不知不慍而爲君子終焉○朋指同類人指衆人黃勉齋曰人不知如君不我用相不我求而異端邪說反以我爲非皆是○陳新安曰已誠有所學人之不知何損于已○不慍然後君子不可倒講惟君子方能不慍○翼註識見高故知其無損于我涵養定故自然不動于心非成德之君子而何須要看成字譬如樹木長成便風雨搖他不動

有子章全旨

此章首節言孝弟無不仁之事下節承言爲仁之本欲人務之也歸重孝弟上蓋孝弟者爲人之本而卽爲仁之本也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

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

弟好皆去聲
鮮上聲下同

有子孔子弟子名若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弟犯上謂干犯在上之人鮮少也作亂則為悖逆爭鬪之事矣此言人能孝弟則其心和順必好犯上必不好作亂也

參大全有子曰天下惟孝弟為至重其為人也果事親孝事兄弟資質粹美性必恭順雖未嘗學問自是無世俗一等粗暴氣象其有干犯在上之人者少矣夫犯上不順之小者小不順者不為而乃好悖逆爭鬪為大不順之事者決未之有也

析講蒙引云此節據現成者說正孝弟為仁之本伏案○蓋孝弟即是本為人孝弟即是務本不好犯亂便是道生便是無不仁了即此便見孝弟之美而為人所當務矣但此意尚未明言下節乃申明之○孝弟兼內外有是愛敬存乎中必有愛敬發于外也○朱子云犯非必凌犯只少有拂逆便是犯上如疾行先長亦是虛齋曰作亂如好勇鬪狠叛君賊父之類是也○陳新安曰深意在善字上善事之中有無限難能之事未易言也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與平聲

務專力也本猶根也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為仁猶曰行仁與者疑詞謙退不敢實言也言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本根本既立則其道自生若上文所謂孝弟乃是為仁之本學者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也○程子曰孝弟順德也故不好犯上豈復有逆理亂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則其道充大孝弟行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故為仁以孝弟為本論性則以仁為孝弟之本或問孝弟為仁之本此是出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謂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蓋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個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弟來然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故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合參夫人一孝弟而犯亂俱泯可見孝弟之足重而為人所當務者矣是故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本根本既立則事事物物處之各當而于變萬化之道自生本之當務如此若吾所謂孝弟也者其推行仁道之本與蓋孝弟則一心之中皆和順所積自此而仁民愛物不可勝用矣學者務此仁道不

自此而生乎

析講大全朱子曰仁便是本仁更無本了若說孝弟是仁之本則頭上安頭伊川所以將為字屬仁字讀蓋孝弟是仁裏面發出來的乃推行仁道之本自此始耳仁字則流通該貫不專主于孝弟之一事也仁就性上說孝弟就事上說仁如水之源孝弟是水流第一坎仁民是第二坎愛物是第三坎也為仁以孝弟為本事之本守之本之類是也二程解經非諸儒所能為孝弟之本天下之大本之類是也二程解經非諸儒所能及○金氏曰有于此章分二節前節以質言後節以學言中二句泛言承上生下以凡人資質言則孝弟者無犯上作亂之事以學者務本言則孝弟者為行仁之本親親仁民愛物皆從此出而仁不可勝用○王觀濤曰講務本本字要用良知良能中含無限生意等語方暗切下孝弟又于根本意說得真務字有聚精會神意立字有栽培牢固意生字有活潑洋溢意○此節申明孝弟之當務上節指凡人說此又揭出君子作為人榜樣務本一句雖泛言以起下然亦要暗合孝弟及仁字寫照務孝弟所謂本立也為仁所謂道生也註中學者二句末要補出孝弟也者二句不重為仁上只重孝弟

二字及本字以申明上節意耳兩節須看得貫串仁由金氏之說空善會之○為仁有許多事孝弟亦是為仁之一事如上文不姪犯亂亦是為仁裏面事故為仁不當云為仁而當云行仁也白文為仁仁字指其周徧及物者言之註中仁為孝弟之本仁字指其本體發源處言之○天下之事莫不有道而于其中之切近精實者則為本○本立道生如事親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敬故順可移于長推之仁民愛物皆從孝弟始下二句原伏在上二句內

巧言章全旨

此章戒人徇外意蓋仁乃心之德也只是心在時便是仁巧令者致飾于外全不根心而發則心不在內心德安得不亡故曰鮮矣仁詞雖婉而傲人之意切矣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巧好令善也姪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則人欲購而本心之德亡矣聖人詞不迫切專言鮮則絕無可知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參大全子曰人苟存心為己若出詞氣正顏色是合當如此亦何害於仁但巧姪其言令善其色致飾以說人視聽則心

皆私欲一向逐外少矣其本心之仁矣學者可不務內乎
析講太全問夫夫子之辭仁程子直言非仁何也程子懼學
者之不察而于巧令之中求少許之仁是以直斷其非仁以
解害詞之惑也○許氏曰此章大意似聖人觀人然觀其詞
甚嚴蓋微省學者之意為多○巧不必說到依且令不必說
到側媚只是假仁模樣是粧做仁者之意黃勉齋曰知馳于
外者之非仁則反而求之心存于內而去欲存理者即仁也
許東陽曰推此類而言之則非禮之視聽言動皆非仁註中
人欲肆而心德亡雖就言色上說而所包固甚廣也

曾子章全旨

此曾子毋自欺工夫誠身之學也重一个身字纔
見曾子真是為己學問人惟認做欺人所以克治
不力曾子認得自身上病痛所以只省而不吝已曾子之學
隨事精察力行非是截然不省別底只是見得此三事是有
纖毫未到處省較急耳按註云有則改之固屬省又云無則
加勉真有此身一日尚存此省
一日不懈極得曾子日省意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

不信乎傳不習乎

省悉非反為
去聲傳平聲

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與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傳謂
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己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有則改
之無則加勉其自治誠切如此可謂得為學之本矣而三者
之戶則又以忠信為傳習之本也○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
必求諸身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
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觀於子思孟子
可見矣惜乎其嘉言善行不盡傳於世也
其幸存而未泯者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合參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日問常以三事省察吾身三者維何如
吾身為人謀事便當視人猶己苟粗畧怠忽未必盡已之心
是不忠也吾省之得毋為人謀而有不忠乎如吾身與朋友
相與便當推誠相接苟內外不符或未必以事之是是不信
也吾省之得毋與朋友交而有不信乎如吾身受師之傳便
當心維身體苟或因循苟且未必致知力行而熟之于己是
不習也吾省之得毋傳而有不習乎
平有則改無則勉日省者如此

析講曾子三省看來是當下便省得纔有不是處便改不是事過後左始去改省了却休也○謀不忠則欺乎人言不信則欺乎友傳不習則欺乎師戒自欺是會子得力學問須看得極細玩三不字在外面看得過人儘相信得他但自心畧有不安處便是自欺也三乎字正應省字不是省已作的事乃自己搜尋有疚處而惟恐其復隱于不知不覺之中也○三乎字是問心之詞有自猜自疑意所謂省也且是日日如此省不是空空省便有精察力行不敢自逸意視人猶已方是忠若分人已便不是忠信不但言語凡情貌不相符初終不相副便是不信習兼知行有一刻間斷便是不習三者都在切身上講

千乘章全旨

此治國之要務本之意也不是只在心上求及為政但本之心而達之政者五件最係要務耳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道乘皆去聲 ○道治也千乘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者也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敬事而信者敬其事而信於民也時謂農隙之時言治國之要在此五者亦務本之意也○

程子曰此言至淺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國矣聖人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言者若推其極堯舜之治亦不過此若常人之言近則淺近而已矣楊氏曰上不敬則下慢不信則下疑下慢而疑事不立矣敬事而信以身先之也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蓋修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愛民必先於節用然使之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人之心而人不被其澤矣然此特論其所存而已未及為政也苟無是心則雖有政不行焉胡氏曰凡此數者又皆以敬為主愚謂五者反復相因各有次第讀者宜細推之

參太全子曰治千乘之國道雖多端而其要有五如國必有事不敬則國事隳矣必遇事則隳深履薄而為之不敬輕不敢慢一至于敬國必有令不信則國人疑矣必推誠待民凡期令賞罰不二不欺而一于信用所以足國不節則國用竭矣必量入為出節儉為守無濫費也人所以守國不愛則國本搖矣必愛護周恤凡百官百姓賢人君子皆不忍傷而一視同仁焉至力役之征亦有國者所不廢不以時則國之九本者不獲自盡矣故使民則以農隙之時勿妨其耕耨收穫

之事焉如此則上之意接于下下之情方得親于上上下下相關于治千乘之國也何有

析講大全黃氏曰敬事而信無慢與不欺對也節用而愛人儉與慈對也此皆治國之要道故兩句言四事而各以而字貫之使民以時又慈中之一事故獨繫于後但言所存未及治具故曰務本○伊川曰未及治具故不及禮樂刑政○此五事亦是政但是綱領大事故曰要若禮樂文章之屬乃其條目耳非要也亦要推本君心上去敬者臨事無忽心信者隨民無欺心節者用財無侈心愛者待人無忍心以時謂無手便妨民之心故曰務本之意○乘是兵車四馬駕一車謂之一乘千乘之國是地方可出兵車千乘之大國馬氏曰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出革車一乘然則千乘之賦其地于成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雖大國之賦亦不過是朱子曰車乘之說疑馬氏爲可據馬說八百家出車一乘包氏說八十家出車一乘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牛馬兵甲芻糧具馬忠非八十家所能給也○蔡虛齋曰道之所以訓治者理也理之謂治蔡覺軒曰敬該動

靜此處敬字主動而言朱子曰主一者心壹于敬無適初不膠滯如做此事方主一于此忽有事重于此則又移主一之心于彼矣○節用不是吝嗇是用所當用而無濫費意使民如工築講武皆是時謂四時農隙之時非至冬乃役之謂也與不違農時不同○敬爲數者之本及反覆相因等非不是至理然于五者治國之要五字畢竟有碍且方自立說亦不暇作推原也還宜平看

弟子章全旨

此是教弟子之法無一時一事不接續其愛敬之心長養其醇厚之意開發其聰明之德如此則於心安得不收德性安得不醇○王觀濤曰此章文行不平蓋重行而濟之以文也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

餘力則以學文

弟子之弟上聲則弟之弟去聲

謹者行之有常也信者言之有實也汎廣也衆謂衆人親近也仁謂仁者餘力猶言暇日以用也文謂詩書六藝之文○程子曰爲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脩其職而先文非爲

已之學也尹氏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窮其本則知所先後可以人德矣洪氏曰未有餘力而學文則文滅其質有餘力而不學文則質勝而野愚謂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孝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出於私意非但失之於野而已

泰淺說子曰人生德業端自弟子始為弟子者入在家庭之內須教他善事父母以盡其孝出在宗族鄉黨之間須教他善事兄長以盡其弟一行也必謹而有常一言也必信而有實廣愛衆人無憎人自便之意親近仁人有嚴憚切磋之益此在已切要之務也行此數者于每日間有不應接之時便是有餘暇之力則以此餘力學文蓋詩書所載皆聖賢教人為人之法而禮樂射御書數亦日用間之不可屈者故不可以不學也此為弟為子之職始學者之事然充而極之為聖為賢皆不外是也

析講此節俱要在小學邊說方切弟子孝弟不句首重倫常次修訂行次慎交接俱有次第蔡氏曰孝如定省溫清之類弟如枕履徐行之類謹則跬步不敢放肆信則一語不敢誣慢是則有其事故曰行朱子曰此愛不是人人去愛他只和

氣相處及不自占便宜之類皆是也汎愛而又親仁則不流于兼愛矣○餘乃是隨所行凡有隙處便是學文非必專考數者而數者道理亦在其中蓋行以踐其定學以明其理缺一不可但有緩急耳胡氏曰行有餘力者謂六事之中每行一事有暇則便學文非謂每日盡行六事畢然後學文也○內則云十年出就外傳學書詩朝夕學幼儀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幼儀以小事長之儀節也十五以上曰成童舞象者歌象為節而舞也○存疑兄弟對父與言則父母為內兄弟為外此弟字所該頗廣不專指兄凡宗族鄉黨之年長于我者皆是謹如動作威儀有常度而不易是也○人生八歲入小學所謂家塾出入想在此時衆與仁當指同學弟子言亦非泛論

賢賢章全旨

此子夏以實行論學意非謂能如此則不待夫學蓋所貴乎學者在此不在彼欲學者務其本也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

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賢人之賢而易其好色之心好善有誠也致猶委也委致其身謂不有其身也四者皆人倫之大者而行之必盡其誠學求如是而已故子夏言有能如是之人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雖或以爲未嘗爲學我必謂之已學也○游氏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能是四者則於人倫厚矣學之爲道何以加此子夏以文學名而其言如此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故學而一篇大抵皆在於務本吳氏曰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詞氣之間抑揚太過其流之弊將或至於廢學必若

上章夫子之言然後爲無弊也
參大全子夏曰學者莫重于人倫之大有人于此誠于賢而易其好色之心誠于事父母能竭盡其力之所當爲而無遺誠于事君能委致其身于所使而不私誠于交友凡言必信諸心而無欺之數者固有資稟自好不待學而自能者然使其爲學則亦不過學此數者耳即其踐履之具篇可以信其見道之分明人雖或以爲未學吾必謂之即
此是學矣可見學貴是行非徒聞見之功也
析諸大全朱子曰子夏此章皆是說到誠處○賢賢好賢也

常情好色極誠彼則好賢極誠却似變易其好色之心以好之非先好色而易之以好賢也亦不是以好色喻好賢竭力者凡力之所得爲所能爲者必一一竭盡而無餘致身不限定舍生凡身之寵辱利害付之不顧者皆致身也兼常變言處常則敬事後食臨難則殺身成仁信則專指言說方言不欺既言必踐有久要不忘之意四者俱就一身上說段不外出誠字○聖門論學原在人倫日用做工夫人若寒暄盡倫卽此是學更有何學若舍此而馳騁于聞見之末非所以爲學矣○致解作委如送這身子與君憑他如何使○聖賢之學只是個誠四段俱要摹寫下個誠字首句在易字上見他誠中二句在兩能字上見他誠與朋友交二句在有字上見他誠俱指現成人說雖曰句如雖曰不要君之類乃抑揚其詞以見其深于學非真未學也蓋學只是盡倫倫既盡了便是真學問此正得學之本者註中牛質句勿重

不重章全旨

通章總言君子自修之道以學字貫○大全蔡氏曰首節舉爲學之弊欲人先有以立其質後言忠信擇交改過是預爲學之要欲人知所以用其功也○王忠信節尤重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重，厚重威，威嚴固，堅固也。輕乎外者，必不能堅乎內。故不厚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也。參太全子曰：大凡君子為學，必養成厚重之質，然後有威可畏。而所學亦固。若是飛揚浮躁，德器不厚重，則見于外者必不威嚴，而所知所行之事，在于中者雖得必失。則亦不堅固。可見為學當先立其質也。析講問：既曰君子何故有不重不威？朱子曰：此緊說君子之道如此。楊氏曰：不重則易為物遷，故學則不固。○此君子為學者通稱與成德之君子不同。不重就在瞻視動作上看不重，一字最重。不威不固俱是不重之弊，但不威還與不重不套，事而不固則益見輕之害，事而君子不可不重也。朱子曰：飛揚浮躁，那有沉潛入理工夫？語最透確。○威重就質資上說，未說到學上，必有是資質方可。為學不然，便無基址，便學也不成。

主忠信

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為惡，則易為善，則難。故學者必以是為主。焉？程子曰：人道惟在忠信，不誠則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若無忠信，豈復有物乎？

參游氏然立身固貴厚重，而存心又貴真誠。故善學者必以忠信之心為主，不言則已，言而必忠信也。不行則已，行而必忠信也。止而思，動而為，無往而不，在是焉，則安往而非進德哉？

析講：朱子曰：忠信為寔心。人若不忠信，凡處事接物皆是虛妄。如正衣冠，尊瞻視，只是色莊交，朋友未必定情，改過亦未必真改。故為學須是主忠信。○忠信總是一個誠心，不必分看主字最重。有凡事靠他做主意。○註中則事皆無定句，即不誠無物之意。○問：主忠信後，于不重不威何也？曰：聖賢為學之序，須先自外面分明，有形象處把捉，扶豎起來。

無友不如己者

無毋通，禁止辭也。友所以輔仁，不如己則無益而有損。參朱子夫主忠信而為學之本得矣。然擇交不謹，則人之累我，學者多也。蓋友以輔德，友纔不如己，便無敬畏而生狎侮。

豈能有益必無友不如已者

析講無字全在心上說友與泛交不同有相親昵意不如已直是立心制行少遜于已者則無嚴憚切懲以成其德便是無益而有損若云便僻匪人則又在所必絕者豈但無友已耶○存疑主忠信是誠定去為學所謂致知力行皆是寔事畧無虛假然此理不易知亦不易行苟不得賢師友講明規正則所知或非其真所行或失其正而流于妄者有之所以主忠信又要友勝已也

過則勿憚改

勿亦禁止之辭憚畏難也自治不勇則惡日長故有過則當速改不可畏難而苟安也程子曰學問之道無他也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程子曰君子自脩之道當如是也游氏曰君子之道以威重為實而學以成之學之道必以忠信為主而以勝已者輔之然或吝於改過則終無以入德而賢者亦未必樂告以善道故以過勿憚改終焉

則一行善矣若過而無不憚改其為善可勝計哉此自修之道也

析講胡氏曰無心失理為過有心停理為惡自治勇則過可反而為善自治不勇則過必流而為惡則勿云者畧無悠緩之意朱子曰最要在速字上着力故有過者今日不憚改則過愈深而善愈微若從今便改則善可自此而積今人多是憚改過了日子○存疑主忠信則學之本立矣友勝已則學有所資矣然或憚于改過則自治不勇而惡日長雖有為善去惡之寔心終為牽格而不行雖有賢師益友之教告已亦莫之受矣此主忠信友勝已之後又以速改過終之也○黃氏曰外厚重而內忠信則其本立友勝已而速改過則其德進○按黃氏說四項各開說平說然首節及下三節正段落甚明下三節乃為學之功而主忠信尤為學之本也此章為當時君大夫多忽略于喪祭無以端風化之本故云然重在一德字德者上與下同得該得廣惟此二件乃德之本原根于其心而最篤故指言之

慎終章全旨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慎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民德歸厚謂下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蓋終者人之所易忽也而能謹之遠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故以此自爲則已之德厚下民化之則其德亦歸於厚也
參太全曾子曰人情于親之終易忽親遠而祭易忘此民德之薄由上之人無以風之耳誠使爲人上者送終既盡聯踊之情又慎喪死之禮祭遠既盡孝敬之意又致追慕之情如此則過于常人其德爲厚上以是感下以是應則斯民化之其德亦返薄歸厚而無不慎終追遠矣故爲人上者端本宜先焉

析講朱子曰慎終追遠自是天理所當然人心所不能自已者且是上之人所當爲不爲化民而爲之能如此則已德厚而民德亦化之而厚矣○麟士云蒙引存疑皆說追遠不止父母凡遠祖皆然存疑淺說又云民德歸厚亦只是慎終追遠而各念所生理亦爲直捷也○慎終如哀麻哭踊之數棺槨衣衾之屬追遠如春露秋霜之感倭聞慨見之心喪不思其不哀患禮之不盡以其既死而忽之也故要盡禮祭不思不盡禮患誠之不至以其既遠而忘之也故要盡誠許東陽

日慎終存哀中之敬追遠動敬中之哀厚者民之本性今感上而化如自外而歸于家也

子禽章全旨

此章見盛德感人之妙重得字首節子禽之問是疑以求聞政下節了貢之答是言以德聞政子禽

原意重在求上故子貢以一得字換他求與

二字謂之曰得則與且不足言况上求乎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

與抑與之與之與之與平聲下同

子禽姓陳名亢子貢姓端木名賜皆孔子弟子

子或曰亢子貢弟子未知孰是抑反語辭

參序子禽問于子貢曰夫子周流天下但至于是一邦也必然聞其邦之政事果是夫子訪求于邦君而聞之與抑是其邦君虛懷下問自以其政折衷于夫子而與之與此以常人之情觀夫子也不知謂之曰求則併已以受人固非所以論夫子也謂之曰與則權操于人亦非所以擬夫子也二者皆非而求尤謬矣

析講是邦不止一邦聞謂與聞國政有謀畫商確意子禽意重在求一邊故下就其求字折之

○子禽陳子車之弟○子貢衛人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溫和厚也良易直也恭莊敬也儉節制也讓謙遜也五者夫子之盛德光輝接於人者也其諸語辭也人他人也言夫子未嘗求之但其德容如是故時君敬信自以其政就而問之耳非若他人必求之而後得也聖人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然即此而觀則其德盛禮恭而不願乎外亦可見矣學者所當潛心而勉學也○謝氏曰學者觀於聖人威儀之間亦可以進德矣若子貢亦可謂善觀聖人矣亦可謂善言德行矣今去聖人千五百年以此五者想見其形容尚能使人興起而況於親炙之者乎張敬夫曰夫子至是邦必聞其政而未有能委國而授之以政者蓋見聖人之儀刑而樂告之者秉彝好德之良心也而私欲害之是以終不能用耳

恭序子貢贊之曰子亦知夫子果何如耶夫子盛德積中光輝發外但見其容貌詞氣之間和厚而溫易直而良莊敬而恭節制而儉謙遜而讓其德容如此自然感動乎人故時君敬信自以其政就而來問而夫子因以得聞之即如子所謂求者而論我夫子之以盛德自然之感求之也其諸異乎他人有心以求之者與蓋求于人而後得之他人之求也德在此而人應之夫子之求也而可以常情測夫子耶

析講大全朱子曰易平易坦易儉非止儉約只是不放肆常收斂之意此五者皆謹厚謙退不自聖賢底意故人皆親信樂告之最要者此五者是何等氣象○淺說或以時君敬信自以政就而問之是亦與也何謂非求亦非與蓋人君咨訪搜攬求治若不及是之謂與亦有德非聖人而時君與之者與由時君者也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得由夫子者也則非與矣○王觀濤曰夫子盛德在中者難言故以其光輝接人者言之○夫子之求之借其求字而反言之以明夫子未嘗求如孟子言以堯舜之道要湯也○此節只重首句下二句正深著其得之之妙耳瞿昆湖云五者盛德光輝之接人要得時此意亦要得形容不盡意以字最着力是子貢

從旁模擬之詞夫子不自知那君亦不自知夫子之求之也是帶下語非粘上語蓋他人之求求也夫子之聞政是德容之自致不求之求也只在夫子身上想其感人妙非以人之枉已者相形也○溫和厚不慘暴不刻薄良易直平坦慈良恭莊敬外莊內敬讓謙遜不矜已推善與人

父在章全旨

此章言觀人子之法為父子志趣事為不同者言之上二句欲人子善其志行下二句欲人子篤于孝行也上二句不平對父沒承父在言而三年無改又單承父沒言歸重不忍改之心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

謂孝矣

行去聲

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志則可知父沒然後其行可見故觀此足以知其人之善惡然又必能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乃見其孝不然則所行雖善亦不得為孝矣○尹氏曰如其道雖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則三年無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游氏曰三年無改亦謂在所當改而可以

未改者耳

參太全子曰觀人子非一端也父在時使父賢而子不肖雖欲為不肖之事猶以父在而不為然其志之不肖已可知矣使子賢而父不肖雖欲為善事而父有所不從時有勉強而從父之為者而其志之所在亦不害其為賢矣則觀其志至于父沒已得自為于是其行之善惡可於此而見矣則觀其行行雖善矣然猶未見其孝行何如也必三年之間于父之道有在所當改而猶可以未改者不忍以為得行已志而遽然改之以從已是其心疾痛哀慕皇皇然望望然若父之存而庶幾于復見者可謂孝子之用心矣

析講夫子直指孝子之心推見至隱而言不必主事言也○此章只是折轉說上二句觀人子之太槩下句就觀其行細看其用心之厚薄何如○志者行之未形者也行者志之已形者也志行二句各兼善惡言三年句則專指善言也三年言其久無改全在心之不忍上形容一如父在之時不敢自專也道即父所常行者也此道未必不是亦未必盡是所以無改為難蓋違改之則有死其親之心有揚親之過之意便不得為孝若大故不好的事則又不在此限矣若父道已是

何用說無改終身行之可也

有子章全旨

有子見得禮中有自然之和可以行之無弊不當于禮外求和蓋因當世如老氏原襲一流有徒和之弊特原禮以救之其辨和也正以維禮也○下節和字與上文和字異和字是無心之和趨禮而行者也下和字是有心之和越禮而行者也○通章以下節作主因為有下節主意故發出上節議論非兩救語蓋禮字和字原分開不得和處即是禮節處即是和兩節原是同一意也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

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和者從容不迫之意蓋禮之為體雖嚴然皆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為用必從容而不迫乃為可貴先王之道此其所以為美而小事大事無不由之也

參太全有子曰禮在天下如尊卑隆殺等分不易最是嚴敬然禮之嚴敬之用非由抑勒矯拂是天理之自然人心之洞然雖欲不如此是不可得也本極其和順之為貴斯禮也即先王之道也古先王所制之禮無不出于和斯其所以為美

無弊天下後世小而動靜飲食大而綱常倫理所以都率出之而無阻滯也禮中之和其為可貴如此

析講蔡氏曰離禮無處見和故禮用于天下油然而無所矯拂所以立隆為極而可貴貴字內便含行之無弊已包下三句意下明先王之道以尊之亦只掉醒上二句耳道即禮也美即貴也小大由即禮之用也○禮之用禮之行處也非人之用禮也曰人之用禮則用字屬人曰禮之用則用字屬禮故須有分辨○斯字輕帶過註此其所以為美說是○朱子曰禮如此之嚴分毫不可化何處有个和須知道吾心安處便是和如入公門鞠躬須如此方安不如此便不安不安便是和此以知得禮中本來有个和至嚴之中便是至和不可分兩截看○美即可法可傳之意之字指禮字言禮自寓夫和也○和乃禮之自然自然處乃禮之本然本然者嚴中有和也○存疑本文只曰禮之用朱子則發出體字要知這體與用原無二項即禮之尊卑上下截然不易是體而人之行禮尊卑上下截然不易便是用也○翼註禮之貴和行禮者亦不自知在論禮者則以是為貴耳○禮制自先王故曰先王之道變禮言道者以制作言也

有所不行知和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承上文而言如此而復有所不行者以其徒知和之爲貴而
返而亦不可行也○程子曰禮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爲貴先
王之道以斯爲美而小大由之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者知
和而和不可以禮節之亦不可行范氏曰凡禮之體主於敬而
其用則以和爲貴敬者禮之所以立也和者樂之所由生也
若有子可謂達禮樂之本矣愚謂嚴而泰和而節此禮之自
然禮之全體也毫釐有差則失其中

正而各倚於一偏其不可行均矣

泰朱子夫禮既和爲貴則宜無所不行矣然復有所不行者
何哉禮之用和是禮中自然中節之和若知先王禮意在和
而有意求和是以放蕩爲和縱以放蕩爲和便是踰越于禮
之外而不以禮之等分嚴敬求節制之則名分垂體統廢而
先王之道已蕩然矣施之小大俱不可行也是可見禮中之
和則萬世無弊禮外之和則頃刻難行用禮者
惟本之以和而節之以禮斯爲得禮之全體矣

析請亦字正與前相應言無和之禮固不可貴雖禮求和亦
不可行也○問從容不迫如何謂之和曰只是行得自然如
此無那牽強底意思便是從容不迫那礼中自有從容不迫
不是有禮後更添箇從容不迫若離了禮說從容不迫便是
自恣○上節言禮以和行此節著從和之弊正見和之本無
弊也知和而和如不端坐而箕踞童子與先生並行便是自
恣成恣模樣兩個不行俱指禮言如裕阮之流任情放達不
復以禮自持止可行之一人不可行之他人行之一時必具
悔于後自禮以和行而禮外求和亦不可行也若以後人知
和之弊而致咎于本然之和則失先王制
禮之意矣節即天理節文中本然之節

信近章全旨

此章示人以遠悔之道上二截是能慎于始下三
截是無悔于終慎始正所以慮終也○太金徐氏
日日近日不失有許多斟酌意在謹始
復等雖是善後之事要即在謹始
中看出三事各開着非相因之詞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

失其親亦可宗也

近遠皆去聲

信約信也義者事之安也復踐言也恭致敬也禮節文也因猶依也宗猶主也言約信而合其安則言必可踐矣致恭而中其節則能遠恥辱矣所依者不失其可親之人則亦可以宗而主之矣此言人之言行交際皆當謹之於始而慮其所終不然則因循苟且之間將有不勝其自失之悔者矣合參有子曰人之言行交際凡有悔于終者皆與其不能謹之于始如與人約信本欲踐其言也若不合義則不可行而必至于失信惟慎于約信之時務合其天理之宜而近于義則今日所言不待他日踐之而知其必可復也如待人恭敬自有其圈殺之宜若不忠禮則或亢或卑而轉取夫直辱矣惟慎于致恭之際務中乎當然之節而近於禮則無過不及必內遠耻于已而外遠辱于人如與人偶爾因依必圖可久若所依匪人則始雖暫合終必乖離惟慎于相因之初即審擇賢否不失其可以親厚之人則日後即宗之而尊以為主亦無不可也夫何自失之悔哉則始真不可不謹也已析諸胡氏曰言為約信恭為致敬皆指人之行此而言非信

恭之本體也朱子曰如今人與人要約不先度其事之合義不合義且鵬突恁地說到了明日却說這事不義不做則是言之不可踐也言而不踐則是不信踐其所言又是不義是不先度之故因之為依勢敵而交淺如先主之依劉表是也宗之為主彼專我賤而以之為歸如孔子之于司城貞子遠伯玉顏譽由是也○因猶傍也親又較厚宗則宗主之又較重當時羈旅之臣所至必有主須于其初審其可親者從而主之可也○我與人約必思量他日可行方諾之則為近義而言可復矣凡致敬皆恭也如當拜便拜當揖便揖皆是如人當拜而我我不拜被人詰問我無以答便是為人所辱如人不當拜而我拜之便是詘屈則可耻在我矣因者或適國之間或共事之際皆有異日即宗言不致有名節之累亦不至有情義之離也鄭孩如曰須是平日有精義立禮知人學問方能如此○信近于義太約為人之事居多若忠孝功業此是吾分內事何須與人期約又何須換之于義而後與約耶○近義近禮是為輕于約信過于致恭者而發不失親是為濫交者而發

無求章全旨

此章總見君子心平學上不忿却功心三項看皆以心字貫不求安飽者正其心于敏事慎言而敏事慎言此心猶不自足又就正有道總是好學無窮之心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

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好去聲

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敏於事者勉其所不足慎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餘也然猶不敢自是而必就有道之人以正其是則可謂好學矣凡言道者皆謂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尹氏曰君子之學能是四者則可謂篤志力行矣然不取正於有道未免有差如楊墨學仁義而差者也其流至於無父無君謂之好學可乎合參子曰學道之君子志不在食而無求必于飽志不在居而無取必于安惟子事則敏之汲汲然不敢有一念之意緩以勉其不足而于言則慎之訥訥然如不出諸口以謹其有餘然未必所事所言皆至是而無非又以有道之人乃言行之準焉就而取正即其行以正吾行之得失即其言以正吾言之可否焉此之為學蓋真見義理

吾言之可否焉此之為學蓋真見義理無窮而不能自己者可謂好學也已

析講朱子曰此章須反覆看他意思如何若只不求安飽而不謹言敏行有甚意思若只謹言敏行而不就正有道則未免有差若工夫不到則雖就有道亦無可取正者聖人之言周遍無欠缺類如此○此章語意緊切作三節說第一氣急下○胡氏曰必無求然後見其有好之之志必敏慎然後見其有好之之定必就正然後不差夫好之之路此足以見好學之甚難得也○虛齋云不求安飽者志在于道也敏慎者用功于道之定事也就正者欲使吾之道都恰好而無差也敏事者謂奮決行將去也慎言謂度其能行者左言也就正兼講明觀法兩意○饒雙峰曰事非特行事凡學問思辨窮理之事皆事也慎言自是心專于內有言之得無訛乎意陳剡安曰有道者此人之身與道為一能由人所共由之道者也

貧而章全旨

此章俱主學問上說重夫子一遵是進之以化而與其能悟之意○太全黃氏曰此章須見得切瑣瑣磨在無謂無驕樂與好禮之外方曉得所已言所未言前

之問答蓋言德之淺深後之引詩乃言學之疎密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

樂富而好禮者也

樂音洛
好去聲

諂卑屈也驕矜肆也常人溺於貧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故必有二者之病無諂則知自守矣而未能超乎貧富之外也凡曰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也樂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好禮則安處善樂循理亦不自知其富矣子貢貨殖蓋先貧後富而嘗用力於自守者故以此爲問而夫子答之如此蓋許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

參淺謂許子貢之學常用力于自守者故問于夫子曰大凡貧者氣歉易諂富者氣盈多驕此人情也若是處貧而無諂處富而無驕者如是止矣子曰無諂無驕則其自守之力於學亦有得矣是亦可也然無諂無驕猶知有貧富也若持守之力少寬則諂驕復形矣未若貧忘乎其爲貧心廣體胖而樂富忘乎其爲富樂善循理而好禮之人也蓋樂與好禮者不但

不溺于貧富之中而佚不存一貧富之見豈無諂驕者所能及哉夫子之意蓋進子貢于化也

析講許氏曰樂與好禮皆是心上言故上面說心廣下面說樂循理體既安舒爲得有卑屈心既樂循理爲得有矜肆却暗關上兩句見得未若一字意○或問小註曾氏曰以貧故無諂以富故無驕貧富之道耳樂非以貧好禮非以富出于性情而貧富不能解也○釋昆湖云無諂無驕則能以理制欲而貧富不爲之動故曰知自守此雖是子貢所已能然只是泛問夫子之答雖有許勉兩意亦只閑閑論其理樂與好禮乃自有其樂非樂乎貧也自去好禮非欲守乎富也○玩未若及者也語氣言此等造詣更高一層便已含得學問無窮之意爲貧所困故多求而謂爲富所張故有待而驕無諂無驕是靠貧富上說樂與好禮全不從貧富起見矣孔子意做兩人說謂無諂無驕之人不若樂與好禮之人也子貢意做一人說謂無諂無驕不若更樂與好禮故有切磋琢磨之悟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

磋七多反
與平聲

詩衛風淇澳之篇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子貢自以無謂無驕爲至矣聞夫子之言又知禮義之無窮雖有得焉而不可遽自足也故引是詩以明之

泰序子貢聞言而悟遂引詩以明之曰我以無謂無驕爲至矣而夫子猶有貧而樂富而好禮之云卽夫子斯言可見天下之理無終窮而學問之功無止息也詩有云君子之學如治骨角者既切以刀錐而復磋以錫如治玉石者既琢以椎鑿而復磨以沙石蓋精而益精也其斯可也未若之謂與由處貧富拙之則知學之當已精益求精益精者無限詩與子言殆互相發矣

析講朱子曰子貢舉詩之意不是專以此爲貧而樂富而好禮底工夫蓋見得一切事皆合如此不可安于小成而不自勉也○蔡氏曰夫子只說个未若子貢便悟到未若求若處有許多磨勵工夫因舉詩相証蓋說所云皆心學已精益求精工夫是悟學問無窮非泛悟道理無窮也斯指凡學問而言乃夫子未若中所含之理不專貧富一端○子貢引詩非以是問于夫子乃感悟自嘆之詞斯字指學問無窮說子貢所

謂悟者因論貧富之道而悟學問之功非至此方悟詩也未子許子貢可與言詩者亦爲其告以處貧富之道而遂悟學問之功非與其能悟詩也時說俱云子貢初不解詩意聞夫子之言乃悟之大謬○子貢引詩之意須要放寬說若指定無謂無驕樂與好禮便是夫子所已言者不必說告往知來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往者其所已言者來者其所未言者○愚按此章問答其深淺高下固不待辨說而明矣然不切則磋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指故學者雖不可安於小成而不求進道之極致亦不可驚於虛遠而不察切已之實病也

合泰序子貢善悟如此夫子稱許之曰詩之詞婉意深有言在此而意在彼者有言甚近而旨甚遠者若得其言不得其所以言便不可與言詩如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何則處貧富之道我之所已言者也往也切磋琢磨之義我之所未言者也來也爾乃能因我所已言而知我所未言爾類引伸旁通無碍與之言詩必能以意逆志而不滯于詞矣信乎其可與

言詩也已矣

析講始字即方字言如賜道機人方可與言詩非謂自今以後始可與言詩也未子未嘗告子貢以詩即詩亦非言處貧富之道而于貢忽然悟及學無終窮援詩相証可見引伸觸類之妙○朱子曰所已言者謂處貧富之道所未言者謂學問之功虛齋曰處貧富上就是義理就是學問但前集與好禮是據現成地位處未說及用功夫一邊故曰未言二說可以參看

不患章全旨

此示人以爲己之學于患人不知者下一轉語就他患心點醒他使之用心于內蓋人不知已其病在己已不知人其病在己君子之學爲己故不患人之病而患己之病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知知患不知人也

尹氏曰君子求在我者故不患人之不知已知不知人則是非邪正或不能辨故以爲患也
泰西疏子曰凡人之情多輕易于知人而患人不知已自我觀之則不患人之不知已知但患己不知人也蓋已有可知之

是而人不己知其失在人若自己學問未至而不能知人則是非邪正莫辨而從違無主其失不小矣故人當責己而不償責人也

析講語類漢臣問如何知得他人曰見得道理明然後知得他人自己已不識得道理破何知他人賢否○患不知人當思人何以不知不知人何以可患若徒役役焉就人而別其是非邪正則是子貢之方人夫子所謂我則不暇者也安見其可患耶故知人須說到切己身心上○學者不能知人則及不能辨其損益推之君相不能知人則用舍之際不能進賢退不肖

爲政第二

凡二十章
四章

爲政章全旨

此章示人以尚德之化只重爲政以德一句下皆喻意○爲政所以正人也以德則能正己以正人矣能正己以正人則不待致詳于政令之間而天下皆歸于正矣故引北辰以譬之居其所是恭己無爲之象衆星共是黎民於變之象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共音拱亦作拱

政之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德之為言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北辰北極天之樞也居其所不動也共向也言眾星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為政以德則無為而天下歸之其象如此程子曰為政以德然後無為范氏曰為政以德則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為而成所守者至簡而能御煩所處者至靜而能制動所務者至寡而能服眾

參序子曰治貴端本如為政者凡其立綱陳紀皆本于躬行心得之餘而以德由是至德自然感動身雖不出九重而民皆歸化譬如北辰居其所不動而眾星自然環繞而歸向之也人君修德于上而恭己南面北辰之居其所也萬民觀感于下而傾心向化一眾星之拱北辰也然則君天下者亦修德而已矣

所講陳氏曰無為而天下歸之本文未嘗明言此意只是取象于北辰其中含此意北辰為天之樞譬為政以德之君為天下之極居其所譬人君之無為眾星共之譬天下歸之也○朱子曰天圓而動包乎地外地方而靜處乎天中故天形

半覆地上半繞地下左旋不息其樞紐則在南北之端焉南極入地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二度常隱而不見北極出地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二度常見不隱北極之星正在常見不隱七十二度之中常見其所而不動其旁則經星隨天左旋日月五緯右轉更迭隱見有似于環繞而歸向之也○**星**云天官家言北極五星第一星主太子所謂前星者也第二星主帝第三星主庶子第四星主后第五星為極即太極也言北極者兼上五星言北辰者專主太極一星也天樞左右別有四星謂之四輔後狹前張畧似箕斗而樞在其內當以夜候望自第一星至于四輔旋轉不同而天樞昏且如一則信乎周天之象所不動者惟此一星也○為政無工夫只是位為治意工夫全在以德上帝主之治皆以德化天下如所謂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非一味幸然全無政令也**朱子**曰只是德修于已而人自感化不待作為而人自歸之不見其有為之迹耳○為政以德非必德去為政也不必泥以字只是為政有德相似感之以同得之理即易于興起下之感化不在政事上却在德上故曰無為而天下歸之○天運有常度而無停機日月星辰各各轉運只

有北極南極二處不動如磨之心如門之軸故曰天之樞也
居其所仍不是不動只是動處還在原處北極無意于衆星
之共衆星亦無心于共辰此正無爲氣象

三百章全旨

此夫子提揭詩義以見詩之爲用如此勉學者意
在言外蓋人但知詩之有邪正而不知詩之用皆
欲使人歸于正故夫子于其中揭此一句以示人學者知此
則有以識先主所以垂詩教之意矣○三百內就要點出言
善言惡紛紛不一意而其指歸則務使人思無邪而已不必
講思無邪字義只講思無邪所以蔽三百意趣三百舉全經
而言一言是一句之詞之字卽三百之義蔽者包括得盡也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詩三百十篇言三百者舉大數也蔽猶蓋也思無邪魯頌
駉篇之辭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
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微
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則未有若此之明且
盡者故夫子言詩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盡蓋其義其示
入之意亦深切矣○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范氏曰學者必

務知要知要則能守約守約則足以盡博矣經

禮三百曲禮三千亦可以一言蔽之曰毋不敬

齊大全子曰詩三百篇固甚博也然求其要則有一言便
得三百之義一言維何卽魯頌駉篇所謂思無邪是已蓋好
處詩便全吟咏興發其善心不好底便令人起羞惡之心
是欲使人無邪思也思在人最深思果無邪

則所言所行皆無邪而詩之要得而指盡矣

析講思無邪只是要正人心約而言之三百篇只是一個思
無邪析而言之則一篇中自有一個思無邪○蒙引一言以
蔽之曰思無邪作一句讀○問思無邪莫是作詩者發于性
情之正否曰若關雎鹿鳴文王大明等詩固是性情之正若
桑中溱洧等詩謂之性情之正
可乎只是要讀詩者思無邪耳

道之章全旨

此章是說政刑德禮威民有淺深而民之應之者
亦有淺深以見爲治者當重本而輕末也政刑非
可廢但德禮爲重耳○瞿昆湖云聖人之治必德以道之而
布其具于政禮以齊之而嚴其法于刑四者不可偏廢但當
時爲治者徒以政刑治民而不知以德禮爲重故夫子云

然兩節語意只平平敘列政刑德禮優劣自在言外王觀濤云耻是人之良心激發最真切處政刑德禮之淺深全在耻無耻上分別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音導下同

道猶引導謂先之也政謂法制禁令也齊所以一之也道之而不從者有刑以一之也免而無恥謂苟免刑罰而無所羞愧蓋雖不敢為惡而為惡之心未嘗忘也

朱子說子曰人君圖治莫非要民為善去惡然而致之有本如為治者欲民之為善去惡也用法制以示之禁令以戒之王以引導其民使之奉行遵守道之而有不從者則加之刑罰使一齊皆歸于善而無惡此其責于民者亦甚詳矣民不見德而畏威但徒目前苟免于刑而無

與其為惡之心政刑之不可強民如此

析講朱子曰道齊之以政刑則不能化其心而但使之少革到後政刑少弛依舊又為惡矣勉齋黃氏曰義理人心所同得故善之當為不善之可惡皆人心所同然者教之以德禮則示之以所同得者故惡不善而進于善有不待勉強而從

若徒以政刑強之彼但知君上之令不得不從初不知吾心所有之理尚不知不善之可惡又安能進于善耶○註苟免二字筆面而不敢為非真有免于罪戾耳非使律漏網之謂○蔡虛齋曰法制所以示之使依此做禁令所以戒之使不得依此做刑是五刑之屬是加刑于不善之人迫他從我法令也刑即在政中不平此亦是使人為善不為惡但予帥以正的意思全無其意只要威民故其效亦僅得民之畏而已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禮謂制度品節也格至也言躬行以率之則民固有所觀感而興起矣而其淺深厚薄之不一者又有禮以一之則民恥於不善而又有以至於善也一說格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政者為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則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此其相為終始雖不可以偏廢然政刑能使民遠罪而已德禮之效則有以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當深探其本也恭大全若使君之道民不徒以其法也而一本于躬行心得

之德如欲民為善去惡而自為善去惡以為天下先則有厚
有之心者必觀感而化然稟有厚薄感有淺深又有制度品
節之禮以齊一之使之皆有規矩準繩之可守此其求于民
者若甚怨矣然上以是感則下以是應故民皆耻于不善而
又且有以至于善矣是德禮之自然及民如

此孰本義末何去何從為治者尚其審之哉

析講道之以德如欲民興孝先躬行孝德以引民齊之以禮
如民未皆盡孝又制事親之禮德是人君躬行的禮是人君
制了使民行的資稟所向不齊自有太過不及禮者吉凶軍
賓嘉六禮須令他一齊如此所謂賢者俯而就不肖者企而
及也○大全陳氏曰民耻于不善此觀感于德之功又至于
善乃齊一于禮之效也○道以德既有以啓其為善之志齊
以禮復有以約其為善之趨故民不惟耻于為不善而又有
以至于善也有耻且格有不待威之而自為善不待強之而
自不為惡意虛齋曰此是化民之道故其效民亦化之○上
為善而民始知善之為吾固有上不為惡而民始知惡之不
可為○品節亦制度中之品節制度如吉禮如何凶禮如何
軍禮如何賓禮如何皆是制度品則有尊卑厚薄之等節則

無過不及之差○存疑德與刑容易看政與禮如何分政是

官府之治法禮是民生日用之所行者如仲春之月令民會
男女奔奔者有禁是政其納采問名等許多儀文便是禮

吾十章全旨

此章是聖人自敘其學之進時時不同蓋心純一
而不已學日進而無疆乃真修實事也全要得因
時漸進語不真泥定十年纔一變但夫子學至定心至虛大
經十年覺道自家信得過了纔說一句逐句皆從體驗得來
皆生平寔踐語也中間數而字正太子獨覺其進處○太子
年十五志學至從心不踰矩始終惟此心學志學者此心所
向之力立者此心所守之定不惑者此心所見之明知天命
者心與理融而洞其所以然耳順者理與心會其順也自然
而然不踰矩者此心此理渾平為一從容而不踰平矩此
峰胡氏之說○集註不可半途而廢不
可躡等而進聖人示學者寔兼此二意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心之所之謂之志此所謂學即
大學之道也志平此則念念在此而為之不厭矣

參大全子曰不易得者道也不容怠者學也吾今于道幸有得矣吾追思之如吾自十有五歲時便志于大學之道知之必欲其真行之必欲其至念念在茲如飢渴之于飲食不能自已也

析講學乃明德親民止至善之理即所謂矩也志兼知行說朱子云聖人此時便想到不踰矩的地位工夫自任不得志字最有力○語類古人十五歲以前皆習父兄之教從事于小學以習幼儀舞象舞勺無所不習到十五歲時節便自覺發心去做事這道理為之不厭

三十而立

有以自立則守之固而無所事志矣

參大全志方是趨向德去求討未得猶是兩件物事積十五年進修持守之功至于三十則有所得而守之脚下已踏着了堅立得定無所用志矣

析講朱子曰立是把捉得定世間事皆搖動我不得如富貴貧賤威武不能淫移屈是也此便是據德地位

四十而不惑

於事物之所當然皆無所疑則知之明而無所事守矣

參存疑立猶是守住未見得真又加以十年玩索涵養之功至于四十而知明見徹無所滯碍蓋于事物當然之理幾微之際毫釐之辨無不判然于胸中雖欲不如此亦不可得更不用守矣

析講不惑是于事物上無一毫疑惑只在心體上說如物格知至是也勿說到事至能格物來順應恐于耳順句相涉

五十而知天命

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物所以當然之故也知此則知極其精而不惑又不足言矣

參朱子不惑是隨事物上見這道理合是如此未知這道理所從來又充積十年至于五十更知道理所以然凡事事物物上于他本源來處為天之所以命我者無不知也析講知天命者洞徹此理之源頭所謂窮理盡性以至于命也如父子之親便知其所以親緣吾性中有仁凡事事物物

上知他本原來處譬如一溪先得知溪中有水後知得水發源處不疑知天命則太人一貫所謂一日豁然貫通而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

六十而耳順

聲入心通無所違逆知之之至不思而得也

參朱子知天命猶思而得則是內外尚有杆格違逆處至六十則凡耳中所聞者其聲一入心即通其理而無疑滯不惑而得極其順矣此知命以來又加十

年若用力者不用力而自至乎此者

析講耳順是道理爛然外邊物理皆吾心所具故一入于耳即歸于心心不思而無不通也語類問無道理之言亦順否曰如何得都有道理無道理的也見他是那裏背馳那裏欠缺那一邊道理是如何一見便一落索都見了陳氏曰纔容少思而後得則是內外有違逆不得謂之順矣如未

子聞滄浪之歌即悟自取之義是耳順之証也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從如字

從隨也矩法度之器所以爲方者也隨其心之所欲而自不過於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也○程子曰孔子生而知者也言亦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人也立能自立於斯道也不惑則無所疑矣知天命窮理盡性也耳順所聞皆通也從心所欲不踰矩則不勉而中矣又曰孔子自言其進德之序如此者聖人未必然但爲學者立法使之盈科而後進成章而後達耳胡氏曰聖人之教亦多術然其要使人不失其本心而已欲得此心者惟志乎聖人所示之學循其序而進焉至於一疵不存萬理明盡之後則其日用之間本心瑩然隨所意欲莫非至理蓋心即體欲即用體即道用即義聲爲律而身爲度矣又曰聖人言此以爲學者當優游涵泳不可驟等而進一以示學者當日就月將不可半塗而廢也愚謂聖人生知安行固無積累之漸然其心未嘗自謂已至此也是其日用之間必有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故因其近似以自名欲學者以是爲則而自勉非心定自聖而始爲是退託也後凡言謙辭之屬意皆放此

參大全今且七十矣凡學者逐一簡防省察只恐所欲之越乎規矩也今但從吾心之所欲不待簡點無所持循而自不

論乎規矩之外此耳順而後十年之間無所用力而從容自到如春融凍釋有其知其所以然而然者至此則始之所志者心期乎矩而今之從心者順適平矩矣吾一生進德之序如此過此以往又安知老之將至乎

析講仁山金氏曰矩心之天則也朱子曰聖人只是一箇天理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左來右去盡是天理如何不快活○聖人大約將平生為學進德處分許多段說十五志學此學自是徹始徹終到四十不惑已有耳順從心不踰矩意思但久而益熟耳○胡氏不失其本心一段儘好聖人只是要人日用之間着力屏去私欲扶持此心出來理是心所當知事是心所當為不要理沒了他如修齊治平皆要此心為之此心皆自有許多道理不待逐漸安排入來聖人立許多節目只要剔括將自家心裏許多道理出來而已○黃氏曰十年而後一進者亦聖人之心至此而自信耳學雖已至而未敢自信必反覆參驗見其必然而無疑然後有以自信此尤足以見聖人之所以為聖人也故集註雖以勉人為詞而終以獨覺其進為說○淺說志學兼知行立則能行而道得于已矣不惑知命耳順以知言而行在其上不踰矩以行言而

知不必言矣但知行並進不能判然相離也○從心者不必檢點着意也聖心本無欲目所欲者是心體活潑流動作用處也目矩者此心上理自有至方至正恰好的矩度聖人從心發出來皆此至方至正無一毫之踰乃是天理爛熟渾化無迹者也志學時已期到此至是則始學之能事畢矣

孟懿章全旨

此章以徹教懿子為主以重禮字首無違隱隱救正懿子後起遲之問而詳發其旨俾懿子聞而思之以盡無違之孝所重不在樂遲總為三家僭禮發也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

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氏名何忌無違謂不背於理合於昔三家僭禮之失未予欲救正之久矣一日孟懿子問事親如何為孝子曰微示其意曰孝順德也事親而能無所違悖則可矣其意蓋謂不違乎理而非謂不違乎親也使懿子而能再問可以發其旨矣

析講註不肯干理是直透末節為解勿露○懿子不問忠而問孝明欲以不得為而為者致之親耳就是不能以禮念頭○無違且淺淺說今順親意點出終始意不効○太全胡氏

日三家皆魯桓公庶子初以仲叔季爲氏其後加以孫字公
子之子稱公孫也仲叔爲孟者庶子自爲少長不敢與莊公
伯仲叔季子孫不敢祖諸侯也故自以庶長爲
孟杜預作公子譜云仲慶父弑君故改爲孟

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

樊遲孔子弟子名須御爲孔子御車也孟孫卽仲孫也夫子
以懿子未達而不能問恐其失指而
以從親之令爲孝故語樊遲以發之

參序懿子不能再問而退安知其不以從親之令爲孝乎適
樊遲爲夫子御車夫子因而告之曰孟孫嘗問孝于我我對
曰無違不識孟孫果喻我意否也未子此言
殆欲發達之問以伸其旨使懿子得聞也

析講我對曰句言孟孫倘喻無違之旨則不違得矣倘不能
喻無違之旨無論違而失卽不違亦失矣旁述語意只在我
對曰三字上幹旋○從親之令亦是無違但夫子所謂無違
却不在此

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具矣禮卽禮之節文也人之事親自
始至終於禮而不苟其尊親也至矣是時三家僭禮故太
子以是警之然語意渾然又若不專爲三家發者所以爲聖
人之言也○胡氏曰人之欲孝其親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
得爲而不爲與不得爲而爲之均於不
孝所謂以禮者爲其所得爲者而已矣

參序樊遲曰無違之旨何謂也子曰所謂無違只是不違乎
禮而已益人子事親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隨其尊卑上下
各有不可過之禮焉如生而事之凡定省奉養都以禮死而
葬之凡附身附棺都以禮及後之祭之凡備物盡志都以禮
自始至終毫不敢苟其尊親也至矣如是方可
謂之無違而無歉于孝也不識懿子知之否乎

析講太全朱子曰爲所得爲只是合做的太夫以太夫之禮
事親諸侯以諸侯之禮事親便是○或問三家僭禮其心豈

不以是尊榮其親，豈知一違于禮，則反置其親于僇教不臣之域，而自限于莫大之不孝哉？夫子因其問孝，知其有受親之心，故以此告之。庶有所感發而能自收也。○禮即理也，不曰理而曰禮者，見得無過不及，毫不可增損也。受猶切各分上議。○此所謂禮，只在為所當為，不可過分。上說○左傳孟僖子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于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說南宮敬叔，名與懿子皆傳子之子。

武伯章全旨

此章見人子當守身以為孝。武伯所問者，人子事親之道。夫子則舉親心憂念其子之至切者告之。無非欲為子者曲體其心而無貽父母憂也。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武伯懿子之子名，疑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惟恐其有疾病，常以為憂也。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豈不可以為孝乎？舊說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陷於不義為憂而

獨以其疾為憂，乃可為孝，亦通。

合參孟武伯問孝，子曰：親與子一心也。孝與慈一道也。欲盡人子事親之孝，當體父母愛子之慈。凡父母于子愛之切，則憂之深。然他事之憂尚有已時，惟憂子有疾病之念常存而不忘此其愛子之心無所不至如此。

人子體此心以謹守其身，斯孝矣。析講或問父母惟其疾之憂，何故以告武伯？朱子曰：這許多

所答也是當時那許多，人各有那般病痛故隨而救之。又曰：其他所答固是皆切，學者看此句較切。其他只就道理上說，這句分外于身心上指出若能知愛其身必知所以愛其

父母。○虛齋云：憂字在無疾之先，看故曰無所不至。若有所不至，便不能預憂其疾矣。饒雙峰曰：非特有疾時憂，即無疾

時亦憂憂其愛護之不謹，而有以致疾也。陳新安曰：玩註凡所以守其身者，包得廣謹，疾固是守身不失身于不義。凡守身之大者。○按陳說則講謹疾處正須推開一步，暗指

世祿之胃潛挽其驕楚縱欲怙侈滅義處方見傲戒意。此見人子當以敬親為孝，須提古之孝者能養能敬以形起今之孝句，養亦不可廢，但敬以行養

子游章全旨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養去聲別彼列反

子游孔子弟子姓言名偃養謂飲食供奉也犬馬待人而食亦若養然言人畜人馬皆能有以養之若能養其親而敬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異甚言不敬之罪所以深警之也○胡氏曰世俗事親能養足矣狎恩恃愛而不知其漸流於不敬則非小失也子游聖門高弟未必至此聖人直恐其愛踰於敬故以是深警發之也

合參子游在聖門簡易人也其事親必有失于不敬者一旦問孝故子告之曰能養能敬者古之所謂孝也今之世俗之所謂孝者但謂能奉養其親而已如徒以奉養為孝豈但父母為然凡一家卑幼以至戶犬馬亦皆能有以養之若養親而敬不至則何以別其為養親乎欲盡孝道者當知所敬矣析講大全金仁山曰至下犬馬皆能有養作一可讀至下字其上前所該亦多謂自親而外如子弟奴僕以下至犬馬

也故以至於下二字包之然衆養中惟親最隆若不敬其親則親此養也親以外亦此養也而何以別乎蓋不但要別于犬馬并要別于衆養意此說不太迫附參○此不敬就養時言兼內外誠如誠意膜畧禮節粗疎是也所謂敬者一其心以承事之如會子之養曾皙斯可謂真能敬者

子夏章全旨

此章只重色難二字下俱輕不過申明惟色為難耳末句只言不難非謂服勞奉養可盡廢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

饌曾是以為孝乎食音

色難謂事親之際惟色為難也食飯也先生父兄也饌飲食之也曾猶嘗也蓋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故事親之際惟色為難耳服勞奉養亦足為孝也舊說承順父母之色為難亦通○程子曰告懿子告衆人者也告武伯者以其人多可憂之事子游能養而或失於敬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各因其材之高下與其所失而告之故不同也

蔡序子夏問孝，夫子以子夏直義人也，其事親必少溫潤之
色，故告之曰：「事親之際，有深愛之心中存，而和悅之色外著，
此最為難。」故必有愉色然，後為孝。若父兄有事而弟子服其
勞，子弟有酒與食而父兄飲食，此則力所可
勉者，曾足以為孝乎？是知事親當求之心也。

析講語類：敬太良，是把當事聽無聲視無形色，難是太良恭
順積得厚，方能形見，所以為難。勉強不得此二者，是因子游
子夏之所短而進之。○按上節主敬，言此節主愛，言故集註
色字只貼以和氣愉色婉容，程註亦云：子夏直義少溫潤之
色，可見。○陳新安曰：愉悅也，色見于面者，婉順也，容舉一身
之儀容，言之。此三句禮記祭義篇之文。○色，容也，心，毫
可勉強，色之愉，都從心之愛發出，來所以為難。服勞奉養雖
人子所當為，然亦事親之常道，無與于深愛之形，而凡有財
有力者皆可強而能也，分明示子夏當於其難者圖之。

吾與章全吉

此章總是抑揚其詞，以形容顏子悟道之妙，非始
疑其愚而終信其不愚也。○存疑退是顏子退省
是夫子後省，私不專在燕居獨處，但退所為不在夫子面前，
便是私發，是發明夫子所言之理，在身體力行上說。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
發回也不愚

回，孔子弟子，姓顏字子淵，不違者，意不相背，有聽受而無問
難也。私謂燕居獨處，非進見請問之時，發謂發明所言之理，
愚聞之，師曰：顏子深潛純粹，其於聖人體段已具，其聞夫子
之言，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條理，故終日言，但見其不違
如愚人而已。及退省其私，則見其日用動靜語默之間，皆足
以發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無疑，然後知其不愚也。
合泰子曰：「天下有至明之人，凡事無所疑，而不必問，亦有至
愚之人，其心不能疑，而不知問，今吾與回言，而至終日之久，
論說煩多，豈無一言之疑而待問者乎？」乃同也。默然聽受，不
見其有與吾言相違，而有問難者，即其氣象如愚人焉耳矣。
乃回既退而吾察其日用動靜語默之私，凡吾言中之理，同
皆發明于躬行之間，一一做得出來，不差乃知回也。回日之
不違者，默識心通而自無所疑，豈真愚人也哉。

其於聖人體段已具故一言點化便都釋然而日用之間只管發揮出來○融字如消融相似如雪在湯中若不融一句只是一句如何發得出來○問亦足以發是顏子燕私之際將聖人之言發見其行事否曰固是雖未見于行事其理亦當有發見處○玩註坦然由之而無疑屬行一邊不專在言論上說○如愚就不達上見之不思就足發上見之與言終日見得其說煩其詞長必有疑問而回則有聽受而無問難夫子所謂是者彼亦全不見有未是處夫子所謂非者彼亦全不見爲非總似省不得的一般故曰如愚足發如發揮發見之發非以言語發明之也如語以勿視聽言動顏子真个不于非禮上視聽言動此于聖人之道多發明得分分曉曉集註謂坦然由之而無疑是他真个見得真个便去做亦足字對如愚說不對聰明才辨說不愚不必稱他智看來只是如愚下一轉語○始也如愚人似無所發今省其私乃有啟發亦足以三字神情如此○朱子曰顏子所聞入耳着心布平四體形乎動靜則足以發明夫子之言矣○輔慶源曰默識是不待言之而自喻其意心融是不待思惟而自與之爲一觸處洞然自有條理謂如行自家庭中路逕曲折器用安頓條理次序曉然在吾心目之間也

觀其章全旨

此章觀人之法始辨君子小人後則辨僞君子也上三節畧重察安邊末節總承言之以屬事由屬意安屬心視所以兼善惡觀所由卑承所以之善者而觀其誠僞察所安卑承所由之善者而察其安勉焉度重惡邊視觀察總就一人看有一個人直要看到底方定得君子小人有一下步深一步意視在外觀在內觀在一時察在終身註中漸次加詳意宜玩究竟如此觀人非平日有知言窮理學問者不能故集註引程子之言以補本文之意

子曰視其所以

以爲也爲善者爲君子爲惡者爲小人
參大全子曰欲有知人之明當有觀人之法入之所爲非善即惡其始也必視其所爲之事是爲善的人人是爲惡的人則人之大槩明矣

觀其所由

觀此視爲詳矣由從也事雖爲善而意之所從來者有未善

焉則亦不得爲君子矣。或曰：由行也，謂所以行其所爲者也。合衆所以之不善者，固不必言矣。卽爲善的人，又須觀其意之所從來，果真寔而爲己者，歟抑矯飾以欺人者？歟？果出于心之真寔，則善矣；不然，亦豈得爲君子？析講存疑如齊桓尊周，攘夷，何嘗不善？只是以力假仁，全無定心，便不得爲純主。

察其所安

察則又加詳矣。安所樂也，所由雖善而心之所樂者，不在於是，則亦僞耳。豈能久而不變哉？合衆所由之不善，固不必言。卽所由善者，又須察其心中果樂善不倦而安耶？抑感發于一時而中是勉強耶？果出于心之所樂，則善矣；不然，豈能久而不變哉？析講朱子曰：到觀其所由，有不善這又勝得當下，便不是的。到察其所安，有不善這又勝前二項人，不是到這裏便做不好人看。他只是不是他心肯意肯，必不會有終。○所安是他平日存主習熟處，如平日愛倨傲，勉強一時也。恭敬次第，依舊自倨傲了，心方安。○按本文是察其所安，勿講似察其所

不安。○熊氏曰：所由言意之所來，所安言心之所安意是發端處。心是全體處。○存疑如唐太宗聽言納諫，銳意太平，意思儘好，只是懲隋以拒諫而亡，出于勉強而非其心之所樂，故終不能久。晚年多敗德之事。

人爲度哉人爲度哉

焉於處反

焉何也？度匿也。重言以深明之。○程子曰：在己者能知言窮理，則能以此察人如聖人也。合衆據迹考心，卽顯推微。人方飾于事而吾已窺事之由，人方飾于意而吾已見意之原，持此觀人，君子小人了然矣。何得度而匿哉？何得度而匿哉？人既不得而匿，由此而取舍，由此而舉措，孰不得其當乎？

溫故章全旨

此夫子示人以心得之學。故者當日所知的事理，新卽故中之新，可以爲師全在知新上，可以者言未至此，不足以爲師，非以爲能如是而爲師有餘也。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

溫尋繹也。故者舊所聞，新者今所得。言學能時習舊聞而每

有新得則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故可以爲人師若夫記問之學則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故學記

譏其不足爲人師正與此意互相發也

合衆子曰學者于所得之理有舊所聞者爲故今所得者爲新新即在故中也不溫故未免廢棄遺忘而無所據以知新矣然徒能溫故不去玩索其義理而有新得則口耳之學其知有限安能待學者無限之求也惟于舊所聞見中搜尋道理引伸觸類每每有得其所未得者則義理自心得之而居安資深左右逢源自能隨叩而隨應矣于以爲師其亦可乎析講朱子曰記問之學只記得硬本子更不去裏面搜尋得道理記得十件只是十件記得百件只是百件這个便死殺了知新則就溫故中見得道理愈精勝似舊時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則常活不死殺溫故方能知新不溫故而求知新則亦不可得而求矣○新者只是故中的道理時習得熟漸發得出來且如一理看幾個人來問就此一理上一人與說一个理都是自家就此理上推究出來所以其應不窮○朱公遷曰此爲爲人師者言之溫故知新論語中庸兩見之論語之所謂故是聞于人者中庸之所謂故是存于已者論

語是卽其一理而推見衆理之無窮中庸是全其體統而益見脉絡之精微論語是一件事中庸是兩件事○溫故者月無忘其所能知新者日知其所亡譬之觀人昨日識其面今日識其心爲學如此便有引伸觸類之妙

不器章全旨

此夫子以全才望天下也器如舟楫止宜于水車輿止宜于陸各適于用而不能相通君子則衆長皆擅隨試輒效故不可以器名若優爲趙孟不可爲滕薛之類便是囿于器矣不器就用上說講作道形而上器形而下便非

子曰君子不器

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體無不具故用無不周非特爲一材一藝而已○參大全子曰人之可以器言者拘于材之有限者也若君子則得平天者全養于已者裕其由體而達之用者經權各當大小並放豈特爲一材一藝而止以器名者哉人亦求爲君子而可矣析講黃氏曰用無不周見君子之不器體無不具原君子之

所以不器也。○體無不具，即在君子字內。器字亦不可太淺看。如子貢之才，夫子只以器許之，不器已到時中地位。

子貢章全旨

上文為一句看

此章只是重行意，不以言行平看。先行矣，雖不言亦可也。其曰而後從之，只見得行之為重耳。要連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周氏曰：先行其言者，行之於未言之前，而後從之者，言之於既行之後。○范氏曰：子貢之愚非，言之艱而行之難，故告之以此。

參大全：子貢問君子，子曰：君子者，亦于言行之間知所先後而已。故于事之未行，不遽言也。必加以踐踐之功，于理所當言而未言者，先以體之于行及其行之已至，然後時可以言而言。乃其力行所及而言從之也。未言而行則行無不及，既行而言則言非有餘。此所以為躬行。

之君子與賜亦法君子之先行可矣。析講：此以君子之重行進子貢也。朱子云：子貢平日多言不免有行不到而先說到處，故夫子告以云云。只重行上後言。

輕須知是論君子，不是泛論言行。○問：君子是問君子之定，非問如何方可造君子也。○蒙引：所謂言者如曰仁曰義之類。

君子章全旨

此章見君子小人之待人，有公私之別。要知周與比是相反者，上句只講周便不是比，下句只講比便不是周，非相似而實不同之意也。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周，普徧也。比，偏黨也。皆與人親厚之意。但周公而比私耳。○君子小人所為不同，如陰陽晝夜每每相反。然究其所以分則在公私之際，毫釐之差耳。故聖人於周比和同驕泰之屬，常對舉而互言之。欲學者察乎兩間而審其取舍之幾也。參大全：子曰：君子小人皆有與人親厚之意，但其立心不同。君子心公而大用愛，周徧隨其親疎厚薄，凡屬善類而為理所當厚者無一人不在所愛之中，而不相比。小人人心狹而常私，只是揀擇偏比，或以勢或以利，但見同于己者與之不同，于己者惡之而不能周。普君子小人之待人不同，如此學者其可不辨哉。

析講麟士云君子二字室小頓言惟君子故周而不比也君子不器亦然不要滑口讀過下○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是論君子不止論言行也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亦然大段論語所載不過議論問答兩端如君子不器周而不比之類議論也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之類問答也若忘子問答俱如無端自起議論便不是○朱子云君子之周以理矩有百人于此君子本心則皆愛之若其中有一二不善者君子亦須去之終不失其為愛衆也況去一惡人而衆受其利何往而非周小人便分同異雖明黨至千百終不免是比○周比在接物上見和同在其事上見驕泰在處已上見○君子小人同上與人親愛也自其無所不愛者謂之周自其有所偏愛者謂之比二者寔相反也

學而章全旨

此章見學思不可偏廢偏廢則各有其弊也上句重不思下句重不學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不求諸心故昏而無得不習其事故危而不安○程子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合參子曰天下之理散千萬事而會于吾心惟其散于萬事故貴有致知力行之功惟其會于吾心故貴有玩索研窮之力思學不可偏廢也學而思則知益精思而學則守益通徒學而不思其理則拘守成法僅事口耳之功其所學亦粗迹耳故昏而無得徒思而無踐履之實不僥事上體察其所思者亦想像之虛見耳故危而不安思與學可不交書哉

析講王守溪云學是習其事有循習躬行意如學禮便要演學書便要寫學射便要操○學而不思得亦不知其所以得失亦不知其所以失昧昧而已思而不學知禮而不演書而不動筆射而不操弓只用心想像覺無憑據此喻最切富○或問問者其心昏昧雖安于所安而無自得之見殆者其心危迫雖得其所得而無可即之安○學思內俱兼知行如明其理知也效其所為行也

攻乎章全旨

此示人當正其所學而不可他用其心也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范氏曰攻專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異端非聖人之

道而別為一端如楊墨是也其率天下至於無父無君專治而欲精之為害甚矣○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為近理所以其害為尤甚學者當知淫聲美色以遠之否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

參淺說予曰吾道大中至正異端似是而非若學者于異端喜其說之新樂其行之異專治而欲精之則其說近理而愈足以惑人不惟內不足以修己將率天下之人陷于邪妄之歸而莫之覺其為害何如也哉

析講程氏曰百家衆技不能相通是曰小道邪說誤行戾乎正道是曰異端○害兼人已心術政事人心世道俱受其害也異端泛說外乎聖人之中道便是異端也攻字重看故集註以專治欲精釋之蓋不精則淺陋易見不甚動得人

由誨章全旨

此夫子以心之真知教子路也夫子之意見得真知蓋恐子路此病未去難以進于知也故淺淺地說个知音思二為字乃心中體認之意知之一句重不下一邊是知句只在不自欺其心之明上見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女音汝 ○由孔子弟子姓仲字子路子路好勇蓋有強其所不知以為知者故夫子告之曰我教女以知之之道乎但所知者則以為知所不知者則以為不知如此則雖或不能盡知而無自欺之蔽亦不害其為知矣况由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乎

參太全子路粗暴見事便自說曉得子呼而告之曰由吾誨女以知之之道乎夫所貴于知者非曰盡天下之理而無之不知也汝自考其心凡于義理事物之間果其知之即以爲知之設有不不知心以為不知本心之靈毫不自欺此便是知也况以此真寔之心從事于學問思辨何難物格知至哉析講無自欺之蔽其知固自明矣若不說求其知一着是使人安于所不知也故程子說出此意經意左完○許氏曰章內六知字不同上下兩知字總言心之知中間四知字指一事之知○存疑子路以不知為知原他初不悟已不知分明是以已為知自聖人看他見其不知耳朱註強不知以為知及自欺當如此看○按無自欺正解是知求其知是進為一

層餘意○子路強不知以爲知非明知不是強要遮飾也乃
認理未真偏執意見如見南子往佛胎迂正名死衛輒之類
彼皆自謂見得極是然由夫子言之則強所不知也此只坐
知不真耳○知之爲知之當重上知之二字不知爲
不知當重下爲不知三字都對強不知以爲知看

于張章全旨

此章見學貴自修爲子張務外而致之也多聞之
句正教以定心爲已之學而未句帶言祿卽在此
耳正以在中字抹殺他于字不是教以得祿之道末句不必
專重○于祿之學是謂祿在學之外而必待于于夫子之意
是謂祿在學之中而不必于于在中如云本爲此而反得彼
之詞須云學至而祿亦至則嘉言懿行之學緣是以彰此吾
之常也固不必于也卽學至而祿不至則謹言慎行之
功爲之益力此吾之分也亦不必于也方得立言本旨

子張學于祿

子張孔子弟子姓顓孫名師于求也祿仕者之奉也
參大全記者謂人之爲學本是要立身不是要求祿子張爲
學意在子祿是不全自理會已身上事

而先萌其利祿之心未免馳騁于外矣
析講丁祿只是此心未忘便去求知丁外不要太說壞了

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
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行寡之
行去聲

呂氏曰疑者所未信殆者所未安程子曰尤罪自外至者也
悔理自內出者也愚謂多聞見者學之博闕疑殆者擇之精
慎言行者守之約凡言在其中者皆不求而自至之辭言此
以救子張之失而進之也○程子曰脩天爵則人爵至君子
言行能謹得祿之道也子張學于祿故告之以此使定其心
而不爲利祿動若顏閔則無此問矣或疑如此亦有不得祿
者孔子蓋曰耕也鋤在其中惟理可爲者爲之而已矣
參朱子子教之曰君子學以爲己而已凡人處已接物莫大
于言行聞見所以爲言行之資也聞見不多則無可擇必遠
稽近述華天下古今之言而聞之自少聞而積之多聞多聞
而擇之精其中不無可疑者則闕之而不言其餘所不疑者
猶必慎言之如是則所言實理而天下不至以言罪我雖未

敢必其絕無可尤亦庶乎其寡尤必旁觀博覽盡天下古今之行而見之自少見而積之多見多見而擇之精其中不無亦安者則闕之而不行其餘所已安者猶必慎行之如是則所行當理而吾心可以自慊雖未可必其絕無可悔亦庶乎其寡悔夫言果能寡尤行果能寡悔人自見知或以言揚或以行舉得祿的道理在其中矣君子亦修其在此已而已祿之得與不得豈其所計哉

析講朱子曰多聞多見人都輕說過一殊不知此正是舍用功處不然則聞見孤寡不足以爲學矣出言或至傷人故多尤行有不至已必先覺故多悔○聖人只教他謹言行因帶說着祿聖人不教他于但云得祿之道在其中正是要抹殺他于字○多闕慎是三截事若人少聞寡見則不能參考得是處故聞見要多若聞見已多而不闕疑殆則胡亂把不是底也將來作是了既闕疑殆而又未能謹其餘則必有尤悔○陳新安曰人以我爲尤故曰罪自外至我自知其非理而悔之故曰理自內出○註中博精約三意俱不可少而本意尤重擇精守約上須要講得斟酌○闕疑闕殆如似仁而寔非仁似義而寔非義或稽之載籍有未真或得之傳聞有未

確此等的言不無可疑如州往有似於勇而寔非勇之所當爲退縮有似于慎而寔非義之所當止此等的行不無未安寡尤寡悔承上多闕慎三層意來

哀公章全直

此章見人君當服民以義欲哀公攬舉錯之權而而及之通重一義字義者天下之公理舉錯得義則有以爲人心之公而民自服服者服其義也則字有不必驅之以政齊之以刑意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哀公魯君名蔣凡君問皆稱孔子對曰者尊君也錯捨置也諸衆也程子曰舉錯得義則人心服○謝氏曰好直而惡枉天下之至情也順之則服逆之則去必然之理也然或無道以照之則以直爲枉以枉爲直者多矣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也合參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意只要人畏服他孔子告之曰

人君治民自有所當爲者亦在公其用舍而已直者民心之同好義所當舉者也枉者民心之同惡義所當錯者也誠舉夫直錯夫枉則合乎人心之公民自悅服人君服民亦爲此而已若夫舉夫枉錯夫直則拂乎人心之公雖欲民服而民不服也可徒求之民哉

析講是便是直非便是枉民服謂無有心非私議也直枉義立心制行說虛齋云所行順乎正理者爲直拂乎正理者爲枉慎舉錯正應他爲字鹿野云舉直不獨在野者凡見用者皆直也錯枉不獨在朝者凡見棄者皆枉也

康子章全旨

問意重使字是專責于民答意重則字欲自盡其在已則者言其不待使也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季康子魯大夫季孫氏名肥莊謂容貌端嚴也臨民以莊則民敬於已孝於親慈於衆則民忠於已善者舉之而不能者教之則民有所勸而樂於爲善○張敬夫曰此皆在我所當

爲非爲欲使民敬忠以勸而爲之也然能如是則其應蓋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合參季康子問欲使民敬我忠我又皆勸于爲善如之何子曰民不可使而可化而化之之權仍自上操之耳民不我敬毋徒曰民敢慢上也其或臨之不以莊乎臨民以莊則有威可畏有儀可象我既盡其作民敬之道不必使之敬而民自敬于我矣民不我忠毋徒曰民敢悖上也其或未能孝慈乎孝于親慈于衆則其德足以爲民之表其恩足以結民之心我既盡其作民忠之道不必使之忠而民自忠于我矣民不相勸毋徒曰民不可訓也其或求之舉教乎善者舉之而不能者教之我既盡其勸民之道則善者益進而不怠而不敢者亦將勸勉而企及奚待使之而後勸乎子大夫亦求之在已而已

析講大全朱子曰莊只一个字孝慈是兩件事孝是以身率之慈是以恩結之二者須一齊有民方忠已若只孝而不慈或徒慈于衆而無孝于親樣子亦不得善者舉之不善者便棄之民不能便勸惟舉其善者而教其不能者所以皆勸○莊合衣冠瞻視嘖笑言動皆在舉善如論秀書升表厥宅里

皆是教不能如匡直輔翼皆是舉善則有以鼓其為善之心
教不能則有以示其進善之路勸
字寬說勿限定為我舉教之人

或謂章全旨

此或人勉夫子以為政之事夫子則告之以為政之道見為政必先于正家正家而為政之道不外是矣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

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故或人疑其不為政也

合參定五年以前夫子不仕故或人問曰魯君當新政之時夫子抱為政之具何不出仕而為政乎不知孔子待價而沽固不輕仕而當時魯事之非其于倫紀之間慚德多矣夫子所以不仕也

析講集解包曰

或人以居位乃為政

附錄胡傳元年必責

正月謹始也定何以無正月昭公薨于乾侯不得正其終定公制在權臣不得正其始魯于是曠年無君春秋雖欲謹之而不可得也蓋季氏廢太子衍及務人而立大子宋宋者昭公之弟其主社稷非先君所命而專受之於意如者也○定公既立不能為昭公復仇而誅季氏反以立已為德而寵秩

之其後又從季氏之言葬昭公魯道南不與魯先君同兆孝友安在孔子一出自當以正倫紀為先而勢有不行故不仕

○又史記孔子世家定公九年孔子為中都宰遂為司空又為大司寇十年相定公會諸侯于夾谷十四年攝行相事註所謂定公初年者謂十八年以前也

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矣其為為政

書周書君陳篇書云孝乎者言書之言孝如此也善兄弟曰友書言君陳能孝於親友於兄弟又能推廣此心以為一家之政孔子引之言如此則是亦為政矣何必居位乃為為政乎蓋孔子之不仕有難以語或人者故託此以告之要之至理亦不外是
參序孔子不仕之故有難以語或人者託詞曰子疑我不為政亦知書所云孝乎周書謂君陳惟汝孝于親以友于兄弟又推廣此孝友之心而辨內外明尊卑以為一家之政使一家之人皆知仁讓各得其所焉書之所言如此正以政者正

也人能盡孝友以正家如是是亦能正己以正人而為政矣何必居位治民乎為政乎

析講大全朱子曰惟孝友于兄弟謂孝然後友友然後政其序如此能推廣此心以為一家之政便是齊家緣下面有一字是亦為政故不是國政○張氏曰孝于親則必友于兄弟孝友篤于家則施于有政亦是心而已矣雖不為政而家庭間躬行孝友為政之道自在是矣○此夫子明政在正人不係于位也書本言孝友而獨言孝者孝可兼友也惟孝二字宜讀是亦句因書言而泛論其理勿更着君陳身上說是字緊承書意來亦字對正國言蓋政者正也以己之正帥國之人是固為政也以己之正帥家之人是亦為政也人為我所正即是有政我有以正人即是為政奚其云云此句緊連上說正答不為政之問勿認作家國一理意而謂正家即以正國也通節雖是隱射魯事見魯君當以孝友成治意然正家即是政却是寔理

人而章全旨

此夫子慨入心之不可行而甚言不可行以儆之也不知其可句已含難行意似詰問他如何是好意譬喻方決言其不可行其何以行句

緊貼車說無信不可行須講完找出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

何以行之哉 輓五兮反 軌音月

大車謂平地任載之車輓輓端橫木縛輓以駕牛者小車謂田車兵車乘車軌軌端上曲鈎衡以駕馬者車無此二者則不可以行人而無信亦猶是也

泰邪疏子曰信乃人生之本身世之相孚者全係乎此若人而無有信實之心則言行皆妄無以為持身接物之基吾不知其何如而可也何則人必有信而後可行如車必有輓軌而後可行也設使大車無輓則不能駕牛小車無軌則不能駕馬其車何以得行之哉言必不能行也人而無信亦不可行何以異是如之何其可也

析講大全許氏曰輓輓是車與牛馬接處信是已與人接處此喻最切○末句指車講正意在外○無信總是不誠是不誠就言論上說○考士記車人為車大車崇九尺鄭云平地載之車載長半柯者也兵車革路也田車木路也乘車王

路金路象路也

子張章全旨

子張欲知來以數夫子論知來以理通章總重一
禮字禮所以維世世雖變禮必不變所以可知舉
三代相因之迹見理合如此後古皆然後世自無不然聖人
執理以俟後聖更百世不易也至誠前知亦惟理耳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

陸氏曰也一作乎○王者易姓受命爲一
世子張問自此以後十世之事可前知乎
參序子張問有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
事自此以後十世之事可前知也乎
析講子張所問如國祚有修短時運有興衰皆欲前知之意
在得數也○此世字指王者易姓
受命言非二十年爲一世之謂也

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
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馬氏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愚按三綱謂
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五常謂仁義禮智信文質謂
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三統謂夏正建寅爲小統商正建丑
爲地統周正建子爲天統三綱五常禮之大體三代相繼皆
因之而不能變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及之間而
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則自今以往或有繼周而王者雖百
世之遠所因所革亦不過此豈但十世而已乎聖人所以知
來者蓋如此非若後世識緯術數之學也○胡氏曰子張之
問蓋欲知來而聖人言其既往者以明之也夫自脩身以至
於爲天下不可一日而無禮天敘天秩人所共由禮之本也
商不能改乎夏周不能改乎商所謂天地之常經也若乃制
度文爲或太過則當損或不足則當益益之損之與時宜之
而所因者不壞是古今之通義也因往
推來雖百世之遠不過如此而已矣

參序子曰欲知未來當觀已往彼殷繼夏而有天下者也于
三綱五常之大禮固因乎夏而不變至其所爲損太過益不
及如易尚忠而尚質易建寅而建丑之類載在典籍亦皆有
已然之迹可知也周繼殷而有天下者也于三綱五常之大

禮亦因乎殷而不變至其所為損太過益不及如易尚質而
尚文易建丑而建子之類布在方策亦皆有已然之迹可知
也夫綱常亘萬古如一日制度隨時世而改更究之損益不
過因中之損益因固可知損益亦可知此一定之理也豈獨
三代為然哉自此以後或有繼周而王者雖百世之遠其所
因所革亦猶殷之于夏周之于殷無不可得而前
知者豈但十世已乎予欲知來亦知之以禮而已
析講此章因字最重所謂損益亦只是要扶持這個三綱五
常正所以善其因也故總曰可知○語類三代之禮太槩都
相因了所損也這損得只些個所益也只益得這些個此所
以百世可知也○繼周者秦是大無道之世畢竟是始皇為
君李斯等為臣始皇為父胡亥為子三綱五常地位占得大
了便是損益亦不多○朱子云損益是因中事制度文為亦
只是綱常中事如秦繼周雖損益有所未當然三綱五常終
變不得古人未嘗不尊君抑臣秦人因之但尊者益之而過
尊卑者損之而過卑耳古人未嘗不德刑並用秦人因之但
德則損之又損刑則益之又益耳○所因之禮是大做底萬
世不可易所損益之文章制度是人做底故隨時變更○忠

實文亦天下之勢即有此三者非聖人欲尚忠尚質尚文也
然彼時亦無此名字後人見得如此故命此名○新安陳氏
曰正謂正月也不且一月而月正月者取王者居正之義迭
建以為正月故曰夏正商正周正○前兩可知損已往可驗
說百世可知損未然可前知說蓋因往以知來理寔有可據
也玩百世可知註云所因所革不過如此則上兩可知亦俱
兼因革言但子張問可知意只在制度文為上故兩可知只
帶所損益說今只走落云其所因者固可知也其所損益者
亦可知也方兩得之矣○虛齋曰所損益亦不但文質三統
以養民之政言如夏貢殷助周徹之類皆制度文為也以養
老之政言如王制夏后氏養老以享禮殷人以建禮周人修
而兼用之之類亦其制度文為也○何以見百世可知誠思
今日所有餘者何在則後之所損可知損之不已則復為益
之端可知誠思今日所不足者何在則後之所益可知益之
不已則復為損之端可知總以禮之因革知
之也百世正對他十世言其或字有尊周意

非其章全旨

此章兩開說一是不當為而為一是當為而不為
謂生于非字無勇生于見字俱就上文直斷之不

作推原語欲人不惑于鬼神之不可知而惟用力于人道之近宜爲也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謂也

非其鬼謂非其所當祭之鬼謂求媚也

合參子曰鬼神有所當祭者有不當祭者若非已所當祭之鬼則我之精誠神氣與彼不相屬而強祭之希福之心勝也非謂而何析講朱子曰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庶人祭其先上得以兼乎下下不得以兼乎上也其字指祭者而言

見義不爲無勇也

知而不爲是無勇也

參序天下惟義最所當爲苟明見義所當爲之事便當着實去做乃退怯而不爲是冒中不免私意牽滯而無浩然之氣矣非無勇而何世之諂瀆鬼神不務民義者可以倣矣析講非鬼而祭有求媚要福之心也見義不爲無勇敢直前

之志也見字當玩不知而不爲是不智也知而不爲非無勇而何然亦說不得真知灼見蓋真知失無不爲之理只是明白曉得而已

論語卷之一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04027